

傷寒質難

陸淵雷署



公元一九五〇年十月再版

(傷寒質難) 基價十五圓 外埠郵費另加

版權
所有

講述者 祝 味 菊

校正者 陸 淵 雷

出版者 王 石 麟

發行者 大 衆 書 店

上海延安東路三號
電話八八〇四七

印刷者 辛 利 印 刷 所

上海西康路四弄八號
電話六五六二

著作權
定傷寒質難著作權
屬於陳慈生所有
一九五三年二月起
通訊處：上海市淮海中路
三五八弄五三號

講，「百搭」只適應於某種病例，即矯正了異常功用而病就會好的。這樣，「百搭」之爲工具與方法，已經是一件至寶了。由於「百搭」的發見，作者自信於紊亂的舊說之中建設了一個系統，自信於廣漠的砂礫之中尋着了一座金礦。

然而作者仍是非常的謙虛，他說：這不過發見了一點礦苗，指示了一點苗頭，要知是否爲金礦，礦藏究有多少，還須繼續發掘，而且還希望科學家來一同發掘。

我，這對於科學一知半解的人，現在只能舉出下列幾個希望：

(一) 希望道地藥材的道地程度有一個劃一的標準；否則國手在那裏高下隨心而國藥却在那裏上下其手，這是不免要授人以口實的。

(二) 希望有合理的對照，一組病人用「百搭」，另一組病人不用「百搭」，由統計數字以表示治療效率。(所謂合理的對照，即兩組病人的年齡，性別，體格，環境，病情，病歷，臨床診斷，實驗診斷，都在適宜於比較的條件下之謂)。

(三) 希望以傷寒(狹義的傷寒，腸室扶斯)及失眠爲初步的對象，理由：第一是病例多，適宜於分組對照。第二是，即使不用「百搭」，現在還不能算是延誤病機的業務過失。第三是，一般經過都須有相當時日，這正是觀察比較的有利條件。

(四) 希望在傷寒，除了自覺症象，體溫記錄之外，「百搭」對於血像左移及凝集價有顯明的影響。

(五) 希望在失眠，「百搭」對於血鈣移動另有其作風。

如果一天從人願，那末，這種「百搭」就成了「科學百搭」。根據推崇最先發見者的慣例，合該稱之爲「祝氏百搭」。於是醫療中的「百搭」，由作者的自信進而爲全體醫療人員的共信。

醫療方面的簡化與方便，是所有醫療人員的一致要求。當「百搭」正式公認之日，醫療人員有小兒得果之樂，而研究人員却是埋頭苦幹之初。幹什麼？開礦呀！上面的工作，不過證明了礦苗，踏看過礦地而已。我們如何能够就此而止呢？我們當然要開礦，要看裏邊有沒有金，有多少，有沒有鈾，有多少。當然，我們追求的對象不是原子炸彈而是「原子百搭」。如果工具與方法歷萬世而不變，這不是科學已到了絕頂的表示，而是科學的停頓，科學的天折。

祝先生很明白「醫」與「學」的聯繫與分工，所以他說，他不過指示礦地與礦苗，至於開礦鍊金是另一部份人的事。我很感謝他的誠意。

三十六年丁亥之夏

橋下客序

徐序

盈天地之間，陰陽而已矣，陰有形爲質，陽主動爲力，力必附質而後存，質必賴力而能運，大地山河，質也，無日之熱力，則萬物莫能生長矣，藏府四肢，質也，無內蘊之陽氣，則生理毫無作用矣，故陰爲體爲質，陽爲用爲力，人無論修短腴瘠，有力便是強者，無力便是弱者，病無論表裏標本，陽氣能抵抗，便能却病，不能抵抗，病必告危，推之而呼吸也，消化也，循環也，升降也，開闔也，工作也，生殖也，排洩也，皆吾身陽氣之熱力作用也，作用強者，人必強，作用弱者人必弱，人一刻一分一時，無陽氣則全身之生理絕矣，病理者，生理之反常狀態也，醫有治病而爲病所窘，竭盡心力，不得一當者，忽遇有特識之良醫，能知其生理上爲病，即從生理上設法，往往有意外之收穫，驚人之成績，起死人而肉白骨，此無他，病重體力不及，（即生理不支）當此之時，惟有補充其生理機能，發揮體力作用，則正勝而邪自却矣，拘拘於治病，不知顧生理，未有不終於債事者也。今人治外感受邪，初治既不敢重用開達，延至三候四候以上，日久正傷，又不知扶正，以爲外邪始終無補法，（根本誤在以身熱爲邪熱，而不知乃人身陽氣之反抗作用）庸詎知日久正氣衰，生理已告不支，不補其正，邪何由退，故有身熱不已，延至一二月，乃至百日者，皆病能待人，醫反不知扶正補正耳，大凡人有外感，陽氣乃反抗之先鋒，先動者必先傷，陰血乃反抗之後盾，後起者必後及，仲聖之理中四逆吳萸真武，何莫非扶陽之方，小建中炙甘草阿膠鷄子黃何莫非救陰

之劑，傷寒一百一十三方，用人參附子者五十有奇，用桂枝者四十，即以應用最廣之桂枝湯論，辛甘酸同用可以解肌表，可以調榮衛，爲驅病逐邪乎，爲扶正却邪乎，卽其開手第一方用法，卽深刻研究之，治外感之大要，亦可以思過半矣，（今人以爲外感始終不能扶正，則此等方此等治將作何解釋，）吾故曰，人不能無病，病之生死，恆不在受邪之輕重，而特在體力之盛衰，蓋扼要之談也，本書最有力之主張，舉其犖犖之大者言之，第一爲體力重於病邪，第二爲陽氣重於陰血，第三爲以五段代六經，（卽公式人體之五大防線）此作者之創獲，亦卽苦心孤詣之獨到處也，夫由博返約，古人所尚，執簡御繁，用功之要，病證方藥雖繁，而病因體氣治法則屈指可數，變化雖無窮無盡，而原理原則，則無往而不可，燭照數計，所謂公式定例是也，古昔先哲，如越人仲景河間東垣丹溪又可，立齋景岳天士，各有獨到處，無不各有其創獲，所以能自成一家者，蓋非欲矜奇立異，以求勝於古人也，一人之耳目心思有限，其發明卽不能漫無限制，孔子儒中之聖，仲景醫中之聖，謂其學說臻於絕詣也，非謂其學術已完備無所缺，而後起者不能再添蛇足也，孔子仲聖如此，而凡不逮孔子仲聖者，更可知矣，學術之所以需要後起者，爲其能有所創造，有所發明耳，若惟是紹述闡發，則世界凡百學術，又安有進步之望，亦焉用是後起者爲，中國學者，不知從創造發明上努力，所以事事落人之後，而無法以自強，今後之世界，豈再有若輩立足地乎，老友祝君味菊，浙人而生長於川，辯才無碍，辟易千人，國醫中之不羈才也，是書於作工方面，則兼採新理，於治法方面，則獨運匠心，開中西溝通之先聲，成古今未有之巨著，有此勇氣，有此

毅力，非鐵中錚錚，庸中佼佼。吾道中豪傑之士乎哉，抑味菊之爲此書，其意並不在推翻一千餘年前仲景之傷寒論，取而代之，而意在利用西來之名詞，發揮固有之真理，使彼歐美學者，藉此認識吾國之醫學，故謂其有所闡發，有所補充則可。謂其有所不滿，有所輕視則誤矣，蓋其所作，乃借賓以定主，非反主而爲客，純粹不失中醫學術之立場，凡我讀者，所當諒其苦心者也，余故樂觀厥成而爲之序。

武進陳子蘇生，英年好學，初從其同鄉名幼科沈仲芳，學小兒醫，中間又得鍾符卿（符老海寧人，宦於川二十年，至西川道尹，有神明之頌，工詩古文詞，尤精於醫，生平服膺孟河費氏之學，晚年作海上寓公，見陳子而愛其誠，盡以所學授之，）虛勞調理之傳，而學益進，懸壺海上，道況頗不惡，復不自滿足，年三十五，復執贄而師事祝君，夫善學者必善問，善教者必善答，是書之成，陳子與祝君，實有起予之功，至其用筆犀利恣肆，無意不搜，又恰如祝君之所欲言者，有是師，有是弟，遂有此偉大之成就，兩賢相遇，亦一時之佳話也，陳子例得附書，因并及之。

丁亥五月五日徐相任序

I feel highly honoured to be requested and it is also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to Dr. Veitch Chu's Book on Typhoid Fever. First of all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old friend Dr. Chu on the occasion of publishing his book, on which as I know he worked for many many years.

傷
寒
質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him in pre-war days together in our joined clinic and during this time, I had the possibility to learn and to appreciate deeply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valuable assistance at our mutual work, his charming and excellent personality and his great experience in the medical practice.

難

Dr. Chu is not only a famous Chinese Physician who work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edical study using Chinese medicines but he has also a great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Having been practising medicine in his country for 27 years, I know it very well that the Chinese native physicians have the tradition of keeping secretly everything in their practice and especially about their medicines. If they during their many years' work discover some new treatment of a disease, they are selfish enough to keep that for themselves and they never publish anything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keep it in their family, father is giving over to son and nobody else can use their invention for general benefit.

八

Therefore, I must point it out that Dr. Chu is an exception in publishing his book in which he writes down all his life studie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s.

I hope that his very valuable work will be a great help and advancement both to the Chinese and to the Western Medicine, and I wish him at this occasion the best of luck, good health, a happy and successful long life.

Shanghai October' 1947 Dr. Med. A. Rennner



譯 文

祝醫師味菊將以累年所著傷寒質難付梓行世屬爲之序
斯誠盛舉足爲先生賀者予且引以爲榮焉戰前與先生合組會
診所於滬上益信其學識高深經驗宏富性情真摯與之合作獲
益良多蓋先生海內名醫學貫中西不僅熟諳中國醫藥而於西
方醫學亦莫不精通予蒞是邦二十七年深知所謂中醫素重門
戶之見不論在醫在藥偶有發明例必自秘僅以傳之子孫不容
宣泄於人獨先生卓見超出流輩將一生學識與經驗所得之創
獲蒼爲琳琅公之於世共策進化中西醫學實利賴之敬祝
先生康疆永壽

一九四七年十月蘭納識於上海

陸序

佛家以生住異滅四相，觀世間有爲諸法；生謂本無今有，住謂相似聯續，異謂運轉變易，滅謂終竟消亡。近世所謂進化，所謂發展者，皆四相中之異相也。既終不免於消亡，則苦思焦慮，紛爭鬥殺，以求獲得異相者，寧非庸人自擾。雖然，業既爲世間之人矣，苟不學佛，又誰能知有爲諸法之幻妄。故一切進化發展，苟非空言欺世，利少害多；世人猶共相讚歎，稱其賢智焉。醫學亦有爲法也。以其出於作爲而非法爾，（佛家言法爾，猶道家言自然。）故中西不同術。從四相言之；中醫住相多，異相少；西醫反之，住相少，異相多。歐西自古研究形而下之學；文藝復興以後，物質科學進步尤速，西醫術亦隨以俱進，短短百年中，醫術之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也。中土自昔趣重形而上之學，述古不作；自東漢迄今二千年，醫術僅得小變異二；宋元之際，熏染理學，翻騰空論；明清以降，務取輕淡，逃避責任；此外無他變異。醫學者所以療病者也。病於何在？在於血肉皮骨之身體，乃物質也；何以療之？療以草根樹皮之藥物，亦物質也。用物質之藥，療物質之病；乃中土之言醫者，不求諸物質科學，而求諸形而上之空談；此真所謂無有是處，豈止少變異相而已哉！予嘗主張；道德宗教，歐西宜學我中土；物質科學，中土宜從彼歐西。故予治中醫，雖猶用草根樹皮療病，而說理多從物質科學，提倡中醫科學化，將以救中醫之危亡。而國民黨所設之中央國醫館，授意全國醫界郵電反對，予遂成衆矢之的。後二十年，共產黨當局主張中醫科學化，全

國醫界始翕然景從，謂中醫誠宜科學化；爾時予已不敢復談醫，惟專心學佛，將以救斯世人類之毀滅矣。當予從事中醫科學化之時，請益諮諏，得力於師友者良多，祝君味菊其一也。君心思敏銳，又自幼專力治醫，其造詣非予所及，年齡亦長十年以上。予每有所問，君必詳爲解釋不稍隱。君善療傷寒，嘗起危證爲羣醫束手者數人，至今談者虎虎有生氣。君雖精於醫，故不喜弄文翰，未暇著述以廣其傳。陳君蘇生向守其師承輕淡之術，業務頗不惡；猶以爲但能養身肥家，而不能救橫天，已疾苦，將何以醫爲！於是旁求師資，聞祝君之名，亟往謁見；縱談辯論，既經悅服，始折節稱弟子。祝君亦喜得傳人，悉以所學授之。陳君遂錄平日問答之詞，成傷寒質難六卷。於是祝君之醫，陳君之筆，相得而益彰。陳君之友讀之而稱善，祝君之友讀之亦稱善。稱善讚歎之不足，或爲之出資印行。於是祝氏之醫學始得廣其傳，而與當世學者共相商討焉。予交祝君久，知其雖工醫，頗不汲汲於著書；既得陳君而著書矣，復不汲汲於印行。今竟印行者，誠所謂因緣湊合，非有所勉強也。質難稿初成，予嘗爲之稍稍潤色；及其砌版，又爲校閱一過。祝君因索序；并言，我書之出，不過供治醫者商討研究；初非欲以此變異中醫學；亦非欲自成一家言，與當世賢豪較其短長也。祝君性抗爽，無城府；予信其爲由衷之言，因併書以序之。嗟乎！中醫至今日始謀科學化；我不知化成之後，將復何似？祝君之書固以科學說中醫者，適於此時印行；雖於中醫之變異上不欲居有力之因緣，我知其不可得也。庚寅六月朔，教小弟陸淵雷謹序。

秦序

中醫學說，是不是完全不合科學，姑且不談。單就治病時運用經驗的技術而言，確實值得寶貴。這種數千年積下來的經驗，決非僥倖偶然的收穫，其中必定含着精到不磨的理論。祇苦拿不出真憑實據的紀錄來，供給一般人觀摩，未免等於自吹自擂，甚至遭受虛無縹緲的譏誚。所以欲發揚中醫，應從經驗以尋求其原理，不當單恃經驗而自以爲滿足。換一句說，應該把經驗認做研究的出發點，不應該把經驗認作終點。作爲終點，便是止境，認爲出發點，便是進展，便是創造的動機。可是環顧中醫界，除了唱高調之外，誰能明此，誰肯下此刻苦功夫。有之，惟吾友祝味菊先生。

味菊先生學識淵雅，神情蕭散，與我比鄰而居。我時常挈了孫女圓兒去閒談，互相引逗以爲樂。很少涉及醫事，真可謂善易者不言易。且努力中醫革命四十年，平常很少著述，最近始有傷寒質難的刊行。純粹把經驗做中心，研究其所以然之故。再把研究所得，證之於科學，是否相合。更徵之於古籍，核其得失。雖以傷寒爲名，絕不囿於張仲景一家，上而素靈，下而葉吳，均有論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惟其如此，可以想見其問難之際，答辯滔滔，有左右逢源之妙。

今後的中醫，必須科學化。中醫一部份經驗與學說，決不會磨滅。真實爲中醫前途着想，務要心地光明，胸無城府。讀了味菊先生的大著，加強了我的信心和景仰。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上海秦伯未

章序

世界上的一切學問，都有其歷史的背景。不同姿態的學問，乃不同時代所反映。社會不斷在發展，文化也不斷在前進，某種社會，產生某種文化，觀察某一種文化，就可以反映出某一時代的內容。

我們拿歷史眼光來觀察一切，就可以看出，整個社會在變，整個文化也在變，在大時代的轉變中，一切一切，無論形式或內容，都有其轉變之趨勢，屬於上層文化的醫學，自然也不能例外。

誰都知道，中國的歷史，從西周以迄清末「鴉片戰爭」，這遙遙二三千年，長期逗留在封建社會的制度下，所謂帝王的更替，朝代的興廢，不過是後來的統治者，推翻或是蟬聯先前的統治者罷了，這種統治的方式，一貫地是封建的，有此封建社會，就有此封建文化，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的「獨斷政策」，使孔孟學說，支配了學術界，近二三千年，直到「五四運動」後，中國的學術思想，才大大的起了動搖，孔家店的霸業，就此垮了下來，這是說明，時代環境改變之後，整個文化，也跟着變了，中醫是中國文化之一環，它的轉變，當然也無可例外。

中醫學術，是中國億萬人長期創造出來的，它和其他學術一樣，同樣是建築在社會的基

層上，它的發展與變化，當然也有其時代背景的，歷史上秦漢統一的天下，使紛亂的學術界趨向於統一，「儒定於一尊」，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在中醫，從漢張仲景以後，「偶像崇拜」的思想，盛行一時，因此養成了「捧經」的惡習，限制了學術的自由發展，漢以後名家固然不少，他們祇是在註解上用工夫，儘管他們學說紛歧，觀點不同，可是對於「維持道統，尊崇先聖」的見解，是一致的，偶然有少數「疑古」的學者，發出些微革命的論調，亦因環境的限制，未能發揚光大，或者漸至於湮沒無聞，然而一般玄學色彩的古典醫學，卻托庇於「尊古」思想的掩護下，得以順利地，跟着封建社會的延長而延長，這種思想包袱，深深地印在每個中醫頭腦裏，和中醫發生了不解之緣，因此把中醫界，迷惘了數千年，余巖曰，「儒黷於思孟，醫鋼於歧黃」，這句話，好像思孟歧黃，是儒學醫學的罪魁禍首，我却認為學術之所以不克進展，都是社會環境造成的。

自從鴉片戰爭之後，海禁大開，隨着帝國主義的侵入，西洋醫學，也輸入了中國，這驀地裏興起的一種學說，激動了整個中醫界，使一般自命不凡的中醫，大大地動盪起來。從此開始了新舊醫學的鬥爭，也產生了一「容新」和「排新」的兩個陣營。

在舊的勢力，未完全崩潰，新的勢力，尚未建立前，「容新」的學說，是抬不起頭的，唐容川就是一個好例子，那時的舊醫們，對於新醫的看法，大都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直到余巖一篇廢醫論發表後，針針刺痛了中醫的瘡疤，因此喚起了中醫界的醒覺運動，當時適應這種思想的有惲鐵樵先生，他的著作，雖有不少問題，可是他在中醫改革運動中，曾經

起了極大的作用，換句話說，唐氏余氏，他們都曾努力於學術上的改革，完成了歷史上的使命，這是值得表揚的。

隨着時代的轉變，科學的哲學的發展，舊中醫的思想，無可規避地，也跟着變了，「中醫科學化」的口號，已漸漸爲國內一般中醫的一致要求，從五四運動，到解放前夕，這種思想像洪水一般的達於最高潮，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不少前進的積極份子，像吳涵秋葉勁秋姜春華葉橘泉洪貫之等都是一貫地站在時代前面，和舊勢力猛烈搏鬥，他們有堅忍不拔的宗旨，客觀唯物物的頭腦，他們對於新中醫的建設，有很大的努力，這幾位傑出的鬥士，無可否認是時代怒潮裏所孕育出來的。

「存在決定思維」，任何一個區域，任何一種思想，任何一種著作，都不能例外，我們面臨轉變的過程中，有一種轉變中的著作，來反映這轉變中的思想，這是適應時代的一般要求。

現在我得鄭重介紹這部「傷寒質難」，它是一部新舊思想矛盾鬥爭中的產物，它又是新舊醫學轉變過程中的代表作。

「傷寒質難」是祝味菊先生口述陳蘇生君筆受，全書都十數萬言，反覆辯難，用內經筆調，來商量科學，從各家不同的學說，歸納到一個簡明的系統，這是祝君三十年來治學的結晶品，在二十年前，我和祝君及陸淵雷君一同在上海國醫學院教書，在那時，祝先生就主張中醫要革命，他說，要發皇古義，一定要融會新知，這種主張，當時除我和陸淵雷君以外宗

兄巨膺，盟兄徐衡之，也是竭力支持的，此外就很少同志了。

陸先生新知邃密，辯學深沉。一支筆更是生龍活虎，所向披靡。

祝先生博問強識，辯才無礙，他那張嘴，也是鋒利無比，所向辟易，祝先生治起病來，心狠手辣，一針見血，我還記得在上海國醫院同事的時候，我的同鄉徐庚和的弟弟徐五和，生了極重的傷寒，名醫如雲，搖首却走，祝先生却「一力承攬」，轉危爲安，古之名醫，是不是爲病家「具結」，來完成治療任務，我在文獻上，還沒有找到材料，然而這種治療方式，在祝先生竟是家常便飯，

總之，這兩位都是全國第一流名手，我生平非常自負，常常瞧不起人，但是一遇到陸祝兩先生，只有奉手承教，俯首無辭，我和他兩位交朋友，真是很幸福，很光寵的。

上海國醫學院，因爲裏無糧草，外無救兵，終於停辦關門，我和祝陸二君，分了手，從此就離羣索居，疏懶自怡，變成了「三上醫人」，就是上午猴在診所的櫈子上，下午靠在出診代步的車子上，回家以後，躬行實踐林語堂的藝術生活，放浪形骸似的躺在床上，爲了使「唯躺哲學」的知行合一，曾在床頭，寫上前人的成句，「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就這樣胡裏胡塗過了十數年，雖然和祝君相距非遙，但不常見面，而祝先生却能學與年俱進，政治觀點，又搞得非常正確，這更是難能可貴的。

「傷寒質難」一書，雖然在形式上是討論傷寒，其實已經包括了一般中醫的原則大綱，這裏有很豐富的辯證材料，對於徬徨歧途的中醫，大有啓迪作用。